

湿地生态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盐城海滨湿地保护区为例

王媛¹, 黄震方²

(1.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旅游管理系, 江苏 南京 211100)
(2.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 旅游地的发展都要依托社区, 只有从社区的角度出发, 处理好社区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才有可能获得旅游发展新的突破. 本文在资料研究、实地考察和调查问卷分析的基础上, 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对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差异进行了分析, 发现总体上社区居民对现有旅游开发持较为理智的支持态度, 还没有形成明显的矛盾支持者和中立者, 目前仍以积极支持者和谨慎支持者为主. 并在此基础上, 从旅游相关性、居住地、年龄等内生变量的角度分析感知差异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社区参与, 生态旅游, 盐城海滨湿地, 旅游感知, 内生变量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16(2011)02-0113-06

An Analysis on Residents Tourism Perceptions Difference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Wetland Ecotourism Destination

——Taking Littoral Wetland Nature Reserve in Yancheng as an Example

Wang Yuan¹, Huang Zhenfang²

(1.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Nanjing Institute of Tourism & Hospital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 must rely on community, and it may not have new breakthroughs unless harmoni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mun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tudy, fieldwork and questionnaires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t tourism perception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Yancheng Rare Birds Nature Reserve with National Rank and Dafeng Elk Nature Reserve with National Rank under the premis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found that the residents have a rational supporting attitude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there are no obvious cautious supporters and neutrals yet but lovers supporters as the main stream. The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from the angle of endogenous variable, such as tourism relevance, place of residence and age etc.

Key word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ecotourism, littoral wetland of Yancheng, tourism perception, endogenous variable

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利益群体, 目的地居民旅游支持对旅游业的成功开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然而, 以往旅游研究在较长的时间内对目的地居民群体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人们旅游认识的提高, 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对旅游地居民感知研究开始逐渐增多^[1]. 研究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制定旅游目的地的前期开发、规划以及开发后的运营、管理政策乃至最终实现旅游业、社区和居民的三方和谐共赢将提供极为有益的指导.

1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进行了问卷调查. 问卷设计包括 3 个部分: 第 1 部分为被调查居民的基本背景; 第 2 部分为

收稿日期: 2011-01-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0971087).
通讯联系人: 黄震方,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生态旅游及旅游规划. E-mail: huangzhenfang@njnu.edu.cn

社区居民旅游感知;第 3 部分为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总体态度.共有 3 大类 34 个小项.其中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包括旅游经济感知(9 项)、旅游社会-文化感知(9 项)、旅游环境感知(4 项)、旅游总体感知(3 项)等 4 小类 25 小项.调查表中列出多项旅游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的观点,问卷第 2 部分和第 3 部分按照李克特量表设计,要求受调查居民按照 1~5 分赋值法,完成问卷.其中 5= 非常同意,4= 同意,3 = 中立,2= 反对,1= 非常反对.

项目组 2 次前往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实地考察,共发放问卷 65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问卷有效率 98%.问卷一部分当场收回,另一部分留在调查地点,填写完成后邮寄回收.

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了 spss13.0 和 Excel 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问卷的第 2 部分采用沃德分层聚类法(Ward's Hierarchical Cluster Classify),相似性测度选择欧氏距离对社区居民的类型从旅游感知角度进行聚类分析,分析不同聚类居民的旅游感知相似性及差异.同时,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从内生变量的角度了解不同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差异.

3 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分析

3.1 调查样本分析

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点较少,升海堤以东地区居民更少.因此,调查问卷的数据较多的来自珍禽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射阳林场、新洋港地区的社区.表 1 说明,调查对象中有 59.52% 的居民来自射阳镇林场村.他们和珍禽保护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居住黄沙港镇新洋港村的调查对象占到总数的 11.9%,另有 11.9% 的调查对象居住在大丰境内.调查对象的男女性别比为 58.14:41.86 男女性别比结构与周边社区居民性别构成基本吻合.这些地区的周边群众多数依靠保护区的渔业、盐业和种植业生活,也有一部分在林场和保护区内工作,因此他们的生活同周边开展的湿地生态旅游密切相关.

表 1 被调查居民背景
Table 1 The background of investigated residents

项目	亚类	比例 /%	项目	亚类	比例 /%
居住地	盐城	4.76	职业	村民委员会成员	4.65
	大丰	11.9		普通村民	23.95
	黄沙港镇	11.9		私营业主	16.62
	射阳镇	59.52		企事业单位干部	21.86
	盐场镇	4.78		企业职工	23.6
	合德镇	7.14		党政机关干部	9.30
家庭总收入	1 万以下	6.98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0.00
	1~3 万	55.81		初中	11.62
	4~5 万	30.23		高中(中专、中技、中师)	69.77
	6~8 万	2.32		大学	18.60
	9~10 万	0.00	年龄	16~24 岁	13.95
	10 万以上	4.65		25~44 岁	55.81
性别	男	58.14		45~64 岁	27.9
	女	41.86		64 岁以上	2.33

3.2 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差异分析

确性度分析显示,认知量表的克隆巴哈系数 $\alpha = 0.914$ 由此可认定该量表信度较高.在影响因子选取分析中,“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降低了本地居民外出打工的比例”、“发展旅游业改善了当地的购物和娱乐设施”两个指标由于公因子方差 < 0.4 而被剔除.在此基础上,数据采用沃德分层聚类法(Ward's Hierarchical Cluster Classify),相似性测度选择欧氏距离对社区居民的类型从旅游感知角度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分析比较,认为将社区居民分为 4 种类型比较合理,分别为:热情支持者(51.16%)、矛盾支持者(9.3%)、谨慎支持者(22.87%)、中立者(16.67%),见表 2

3.2.1 矛盾支持者(表 2 第 I 类)

该类型的居民占到总数的 9.3%,他们对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正面影响感知较为强烈,均

值都在 5~ 3. 75 之间. 同样, 他们对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负面影响感知比其他三类居民都更为强烈, 均值在 5~ 2 之间.

表 2 不同类型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差异分析
Table 2 Mean responses for each cluster against tourism impacts statement

		矛盾支持者	热情支持者	谨慎支持者	中立者
		(I)	(II)	(III)	(IV)
影响因子		M ean	M ean	M ean	M ean
经济影响因子	1 旅游业促进了社区的经济发展	4. 00	4. 36	4. 25	3. 40
	2 旅游业增加了社区的就业机会	4. 00	4. 32	4. 25	3. 20
	3 旅游业增加社区居民的收入	4. 00	4. 32	4. 00	3. 00
	4 旅游业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4. 00	4. 32	3. 83	3. 00
	5 旅游业吸引了对社区更多的投资	3. 75	4. 50	4. 00	3. 00
	6 旅游业提高了社区土地价格	3. 75	4. 18	4. 00	3. 00
	7 旅游业导致社区物价上涨	3. 00	3. 32	3. 83	3. 00
	8 旅游业发展导致社区居民贫富两级分化	3. 00	2. 40	3. 16	3. 00
	9 旅游业发展只导致少数人受益	4. 00	2. 32	3. 00	3. 20
社会文化影响因子	10 发展旅游业有利于提高社区知名度	5. 00	4. 68	4. 16	3. 20
	11 发展旅游业有利于社区学习外来文化	4. 00	4. 77	4. 08	3. 40
	12 发展旅游业有利于社区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发展	5. 00	4. 77	4. 08	3. 40
	13 发展旅游业有利于使社区居民思想观念进步	5. 00	4. 77	4. 00	3. 20
	14 发展旅游业改善了社区居民的人际关系	5. 00	4. 09	3. 67	3. 00
	15 发展旅游业使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	5. 00	1. 95	3. 08	3. 00
	16 发展旅游业使社区优良传统受到冲击	3. 00	1. 86	3. 08	3. 00
	17 发展旅游业使社区居民社会道德标准下降	2. 00	1. 86	2. 83	3. 20
	18 发展旅游业使犯罪率上升	3. 00	2. 05	2. 75	3. 20
环境影响因子	19 发展旅游业改善了社区的交通	5. 00	4. 36	4. 08	2. 80
	20 发展旅游业增强了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	4. 75	4. 50	4. 00	2. 80
	21 发展旅游业破坏了社区宁静的生活氛围	4. 50	2. 14	3. 25	3. 40
	22 发展旅游业使社区环境质量下降	5. 00	2. 18	3. 25	2. 80
旅游总体影响因子	23 您对旅游业发展现状感到满意	4. 75	3. 50	2. 75	3. 00
	24 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	4. 00	4. 18	3. 75	3. 00
	25 保护区应该更多关心生态, 而不是鼓励更多的旅游者	5. 00	2. 41	3. 58	3. 00

分析表明, 矛盾支持者更倾向于对社会文化影响的关心. 在社会文化 5 项正面影响中, 这类居民有 4 项均值最大. 而对环境影响的感知方面, 更能表现出其矛盾支持的一面. 两项正面影响的均值最大, 同时对负面影响的感知也最强烈.

矛盾支持者的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 (中专、中技、中师), 有 50% 的人职业是企事业单位管理干部. 家庭年总收入都在 1~ 3 万元.

3. 2. 2 热情支持者 (表 2 第 II 类)

热情支持者的居民对旅游发展高度支持. 该类居民占到总数的 51. 16%. 正面的影响感知比其他类型的居民要大, 而负面的影响感知较之其他居民要更弱. 他们在 10 项负面影响中, 对 6 项持否定意见, 并且均值在 4 类居民中最小, 只有“旅游业提高了社区的土地价格”一项中, 其赞成的均值最大. 同其他类型居民相比, 这类居民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最为支持. 在经济的 5 项正面影响中, 均值最大, 都在 4. 3~ 4. 5 之间. 其对社会文化和环境的所有负面影响则全部持否定的立场, 均值在 2. 1~ 1. 8 之间. 这也表明, 热情支持者对经济影响感知表现得更加明显.

热情支持者类型的居民的文化程度为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占到了 90%, 63. 63% 的居民与旅游业有关 (直接从事旅游业或家人、朋友在旅游部门工作). 这说明社区居民旅游感知与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 直接从事旅游业或间接与旅游业相关的居民, 其对旅游业的赞成率大大超过了非旅游行业的人.

3. 2. 3 谨慎支持者 (表 2 第 III 类)

谨慎支持者的特点是总体上支持旅游的发展, 赞同旅游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积极效应, 正面均值在 3. 6 以上. 但对“旅游业导致社区居民贫富两级分化”、“旅游业发展只导致少数人受益”、“发展旅游业使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发展旅游业使社区优良传统受到冲击”、“发展旅游业破坏了社区

宁静的生活氛围”、“发展旅游业使社区环境质量下降”项目上的感知上则不确定.

3. 2. 4 中立者 (表 2 第Ⅳ类)

中立者居民对旅游发展的关心程度较低,在总共 25 项旅游影响的感知调查中,表示中立意见的高达 22 项.所有的均值都在 2.8~3.4 之间.他们对于旅游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向.这类居民占到被调查者总数的 16.67%.

通过对 4 类不同类型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分析,除了中立者外,其余 3 类居民对旅游的影响感知均有偏向.对于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积极影响均持支持的立场.他们均否定“发展旅游业使社区居民社会道德标准下降”、“发展旅游业使犯罪率上升”,但在其他项上的差异较大.可见不同类型居民感知影响差异显著.47%的居民不从事同旅游有关的工作,由此推断,他们从旅游中获得的经济利益相对较少,对旅游业依附性相对较弱,这成为他们对旅游发展持中立立场的主要原因.

4 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居民感知差异的因素可概括为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旅游地类型、旅游地发展程度等是影响居民感知差异的外生变量,是外部的环境引起其差异.居民的性别、居住地、年龄等归为内生变量,这其中既有直接的利益因素,也有间接的背景因素. Hasan Zafer Dogan, Brunt Paul 等指出由于社会文化、政治等特征不同,居民所受的旅游影响也不同,在对待旅游业的态度的上会出现持不同观点的小群体,从而引发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化^[23]. Husband & Winston C 等分析了居民对旅游业的感知与其受教育程度、年龄、出生地、性别等个人特征之间的联系^[4]; Mihman A, Pizam 等则分析了居民对旅游业的认识与当地旅游业发展阶段的关系^[5].此外,还有研究者指出,旅游地的类型、旅游地的发展规模等因素都会影响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感知^[6].

本文从社区居民内生变量方面分析其对感知差异的影响,具体包括同旅游业的相关性、居住地及居住时间、文化水平、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同旅游者的接触程度、自身的旅游经历及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程度等.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可以得出不同类别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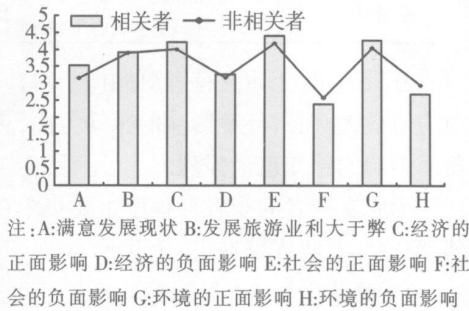
4. 1 与旅游业的相关性

根据居民与旅游业的密切程度不同,将居民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直接从事旅游业的人员和家庭中或朋友中有成员从事旅游业的居民,如旅行社导游、旅游交通服务人员、旅游商店服务人员等.第二类为其他居民.我们将第一类称为相关者,第二类称为非相关者.调查结果显示,前者占到总调查对象的 53.48%,后者为总数的 46.52%.分析结果表明两种居民的感知差异不是十分明显.但总体看来,相关者对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强于非相关者.前者对正面影响的总感知均值为 4.21,后者均值为 4.00.相关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的感知略强于非相关者,前者均值为 3.26,后者为 3.16.但是非相关者对于“旅游业发展只导致少数人受益”这一项的负面感知要高于相关者.主要是由于非相关者对旅游业的接触甚少,其主要的经济收入不是来自旅游业,在经济上他们并未从旅游业得到直接的利益.而就社会文化感知和环境感知而言,非相关者对负面影响的感知较之相关者要明显.对于社会文化负面影响,相关者感知均值为 2.38,非相关者的感知均值为 2.58.非相关者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总感知均值为 2.95,后者为 2.20 (图 1).

4. 2 居住地及居住时间

我们对居住在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以丹顶鹤保护区为主) 和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居民进行地区分析.结果表明两个地区的居民对旅游感知差异较为明显.前者对旅游的正面感知要弱于后者,其均值差在 0.9 左右.总体上看,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居民较之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居民来说,对负面影响的感知更强,但差异则不是非常明显.

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程度要大于珍禽保护区,旅游的发展状况也较前者成熟,季节性不很



注:A:满意发展现状 B: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 C:经济的正面影响 D:经济的负面影响 E:社会的正面影响 F:社会的负面影响 G:环境的正面影响 H:环境的负面影响

图 1 旅游相关者和非相关者影响感知比较结构
Fig.1 Comparison of perception between the tourism-related residents and the non-tourism-related ones

明显, 其旅游活动的周期性长. 较之珍禽保护区, 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旅游经济发展更好, 因此当地社区居民从旅游业中感知的积极影响较强而消极影响较弱 (表 3).

表 3 不同居住地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差异分析

Table 3 Mean responses for each cluster of different residence

经济影响感知因子	居住地	均值	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因子	居住地	均值
1 旅游业促进了社区的经济发展	A	4.31	10 发展旅游业有利于提高社区知名度	A	4.58
	B	3.35		B	3.47
2 旅游业增加了社区的就业机会	A	4.28	11 发展旅游业有利于社区学习外来文化	A	4.50
	B	3.81		B	3.52
3 旅游业增加社区居民的收入	A	4.19	12 发展旅游业有利于社区传统文化的发掘	A	3.60
	B	3.03	和发展	B	3.55
4 旅游业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A	4.14	13 发展旅游业有利于使社区居民思想观念	A	4.58
	B	3.40	进步	B	3.81
5 旅游业吸引了对社区更多的投资	A	4.28	14 发展旅游业改善了社区居民的人际关系	A	4.06
	B	3.60		B	3.49
6 旅游业提高了社区土地价格	A	4.08	15 发展旅游业使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	A	2.58
	B	3.46		B	3.28
7 旅游业导致社区物价上涨	A	3.41	16 发展旅游业使社区优良传统受到冲击	A	2.31
	B	3.25		B	3.26
8 旅游业发展导致社区居民贫富两级分化	A	2.67	17 发展旅游业使社区居民社会道德标准下	A	2.17
	B	3.21	降	B	2.87
9 旅游业发展只导致少数人受益	A	2.67	18 发展旅游业使犯罪率上升	A	2.36
	B	3.21		B	2.82
环境影响感知因子	居住地	均值	旅游总体影响感知因子	居住地	均值
19 发展旅游业改善了社区的交通	A	4.36	23 对旅游业发展现状感到满意	A	3.39
	B	3.49		B	3.20
20 发展旅游业增强了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	A	4.39	24 发展旅游业利大于弊	A	4.06
	B	3.49		B	3.27
21 发展旅游业破坏了社区宁静的生活氛围	A	2.75	25 保护区应该更多关心生态, 而不是鼓励	A	3.03
	B	3.58	更多的旅游者	B	3.24
22 发展旅游业使社区环境质量下降	A	2.78			
	B	3.25			

注: A 代表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 B 代表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

分析结果同时表明, 居住时间越长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感知越强烈, 更倾向于矛盾支持者 ($\chi^2 = 6.250, p < 0.01$). 从样本分析来看, 居民感知的强烈程度同其居住地和旅游中心的距离呈递减趋势 ($\chi^2 = 0.1042, p < 0.01$). 尤其是居住在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居民. 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保护区的规定, 限制了其农业生产和渔业生产, 因而, 部分居民对“旅游业提高了社区土地价格”、“导致物价上涨”的负面影响感知明显. 另一方面, 保护区旅游业的开发为周边居民尤其是年轻者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并且政府对居民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偿, 因此, 对旅游正面的感知也较显著.

4.3 其他变量特征

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强度有一定差异, 主要表现为, 对旅游正面影响, 随着文化层次的提高, 感知的强度不断增强. 初中、高中 (中专、中技、中师)、大学文化层次的居民其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均值依次为: 3.77、4.24、4.28 而对旅游负面影响, 随着文化层次的提高, 感知的强度不断减弱.

不同年龄的居民对旅游正面经济影响的感知非常一致. 除了“旅游业吸引了对社区更多的投资”上有所差异. 25~44 和 45~64 年龄层次的居民对这项感知强烈, 其均值分别为 4.19 和 4.20 而 16~24 岁和 65 岁以上年龄层次的居民感知较弱, 均值依次为 3.83 和 3.00.

收入水平不同的居民的旅游感知强度有一定的差异, 总体的趋势是低中收入 (年总收入 1 万以下、1~3 万、3~5 万) 的居民其旅游正面感知较高收入 (5~8 万、10 万以上) 的居民要强, 均值在 4.0~4.4 之间. 低中收入的居民对旅游的负面影响的感知相对较弱.

从性别来看, 男性对于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要强于女性. 前者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总感知均值为 4.36 后者为 3.95 就负面影响而言, 男性与女性的感知差异总体上不明显. 前者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总感知均值

为 2.85 后者为 2.81

除此之外,与旅游者有较多接触的社区居民大多属于热情支持者 ($\chi^2 = 46.472, p < 0.01$),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 ($\chi^2 = 38.800, p = 0.000$)、自身进行旅游活动的程度 ($\chi^2 = 30.066, p = 0.000$)及在当地旅游发展的参与程度 ($\chi^2 = 75.702, p = 0.000$)等要素都使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感知和行为有明显的影响.不同旅游地类型、旅游地发展程度等使研究结论呈现出差异性.

5 结论与建议

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周边的社区居民总体上对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较强,对旅游的负面影响感知较弱,对旅游业的发展持较为理智的支持立场.

作为发展初期阶段的两个保护区而言,社区居民中并没有形成明显的矛盾支持者和中立者,目前仍以热情支持者和谨慎支持者为主.矛盾支持者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更加强烈.而热情支持者则更倾向于经济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正面的影响.

从内生变量而言,影响盐城海滨湿地周边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因素主要包括:居住地及居住时间、居住地同旅游地距离、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参与程度、旅游了解程度、与旅游者接触频率、旅游经历等,而职业相关性、性别、年龄等对居民旅游感知差异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

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旅游给当地居民带来福利效应,对于改善居民态度和强化居民支持力度具有重要意义,要特别重视旅游经济收入,旅游创造的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的公平分配,通过旅游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7].要实现这些目的,必须建立完善的社区参与模式.结合研究地的实际,从进入性模式、商业经营模式、社会文化展现模式、管理模式、环境保护模式和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决策模式 6 个方面建立基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同时对旅游知识的了解有助于居民对旅游发展全面公正的认识和评价,也有助于居民在理解的基础上行使理性的行为^[8].因此,加强对当地居民有关旅游的教育培训,能够提高居民对旅游发展后果的了解、承受和适应能力,进而有助于改善居民的感知与行为,使当地生态旅游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章锦河. 古村落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分析——以黟县西递为例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3 19(2): 105-109
- [2] Hasan Zafer Dogan. Forms of adjustment: 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9, 16(2): 216-232
- [3] Brunt Paul, Hooton Natalie. Crime prevention and community safety [J].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0, 12(1): 42-57
- [4] Husbands Winston C. Periphery resort tourism and tourist resident stress: An example from Barbados [J]. Leisure Studies, 1986, 5(2): 175-188
- [5] Milman A, Pizam. Social impact of tourism on central florida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8, 15(2): 191-204
- [6] 王敏嫻.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2004: 1-28
- [7] 苏勤, 林炳耀. 基于态度与行为的我国旅游地居民的类型划分——以西递、周庄、九华山为例 [J]. 地理研究, 2004 23(1): 104-114
- [8] 杨兴柱, 陆林. 城市旅游地居民感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系统分析——以中山市为例 [J]. 城市问题, 2005(2): 44-60

[责任编辑: 丁蓉]